

JYUE | 寂月皎皎  
JIAOJIAO WORKS 著

# 酌风流

ZHUO FENG LIU



上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JIYUE | 著  
JIAOJIAO  
WORKS

寂月皎皎

# 酌风流

ZHUO FENG LIU

上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酌风流 / 寂月皎皎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 
2015.10  
ISBN 978-7-5113-5707-6

I. ①酌… II. ①寂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39139号

---

酌风流

---

著 者: 寂月皎皎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封面设计: 粉粉猫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64 字数: 1032千字

印 刷: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707-6

定 价: 75.00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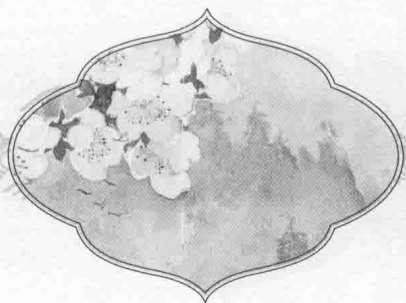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[www.oveaschin.com](http://www.oveaschin.com)

E-mail: [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---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## 目录

### 第一章

酒，醉生梦死

001

### 第二章

雨，寒却归路

016

### 第三章

竹，素质幽心

031

### 第四章

枣，似曾相识

046

### 第五章

夜，剑雨回风

062

### 第六章

溪，柳舞寒碧

077

### 第七章

鹏，青冥深杳

094

### 第八章

梦，随愿弱心

109

### 第九章

湖，若深若浅

122

### 第十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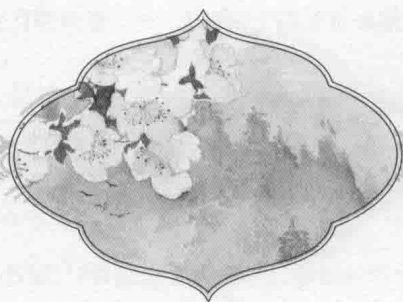
驿，故人情深

138

### 第十一章

陵，旧梦轮回

153



## 目录

| 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二章  | 帘，雾心素影 | 167 |
| 第十三章  | 笑，西风惊夜 | 182 |
| 第十四章  | 计，谁高一筹 | 196 |
| 第十五章  | 谋，长缨在手 | 210 |
| 第十六章  | 谏，郡主归来 | 225 |
| 第十七章  | 忆，年少笙歌 | 239 |
| 第十八章  | 憾，酩酊韶华 | 254 |
| 第十九章  | 悔，以死换生 | 269 |
| 第二十章  | 梅，花枝妖娆 | 284 |
| 第二十一章 | 曲，春梦沉酣 | 299 |
| 第二十二章 | 宴，女大当嫁 | 316 |



酒，  
醉生梦死

〔第一章〕



大楚庆嘉二十五年，秋。

越山，花浓别院。

芳草茸茸的矮坡上，账房里的钱老先生正晒着太阳叮嘱他刚接过来的孙女小珑儿：“听说近日山下来了些陌生人，没事别往山下乱窜！”

小珑儿道：“昨儿说山道上有狼，今天又说有陌生人。陌生人比狼还可怕吗？”

钱老先生眯眼：“应该没狼可怕吧，兴许又是济王派人在找朝颜郡主了！”

“朝颜郡主是谁啊？”

“那是一个传奇！”钱老先生浑浊的眼睛里闪过光彩，“她容如朝花，颜色无双，那可是倾国倾城的貌啊！她又是皇后的义女，统领凤卫三千高手，那身才学和武艺更不用说！五年前皇上兴国寺遇刺，刚及笄的朝颜郡主一战惊天下，皇上和宁献太子对她赞不绝口，济王更是再三请求，愿娶朝颜郡主为王妃。”

“那朝颜嫁给济王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两年前，宁献太子病逝，朝颜郡主送葬，在他陵墓前喝了一夜酒，从此不知所终。济王久寻不获，已经另娶王妃，但一直没放弃寻找朝颜郡主。”

“现在还在找？”

“在找，一直在找。”钱老先生沉吟，“兴许已经死了吧？那样出类拔萃的女子，到哪里都是明珠宝玉，又怎会那么久杳无音信？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听说，朝颜失踪那晚，驻守在太子陵墓的官兵听到阵阵琴声，美如天籁。说不定，她是被接引成仙了？”

祖孙俩一时静寂，仿佛都已陷入对那传奇女子的遥想中。

坡上开着金桂，芬芳馥郁，沁人心脾。间或有淡淡的酒香袭来，闻之微醺。

可此地远离庖厨，又哪来的酒香？或许是那位朝颜郡主的传说令人沉醉。

坡下忽闻“砰”的一声，接着是一阵喧嚷。

钱老先生抬头一看，正见一辆满载粮食、蔬菜等物的推车翻落于下方沟壑。

韩家这处别院修得玲珑精美，曲折别致，并不曾考虑过某些道路不适合小车行走。

荆管事在下呼喝两名小厮：“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！赶着回去看哪家的小媳妇啊？瞧瞧这毛手毛脚的！”

钱老先生、小珑儿忙下去帮忙。

荆管事跳入沟中，挽起袖管和小厮一起向前抬着，看上面的祖孙俩老的老，幼的幼，抬头便向山坡上叫道：“十一！十一！十一夫人，下来搭把手啊！”

小珑儿忙抬头看时，却见方才她和爷爷聊天晒太阳的山石后面，一处桂影动了动，便见金桂簌簌如雪里，有只持着酒壶的纤白的手伸出，然后才慢慢探出一名女子。

那女子蓬着一头乱发，揉了揉醉意惺忪的眼睛，才懒洋洋答道：“来了！”

她将酒壶塞上木塞别到腰间，这才拂去满头满身的落花，不紧不慢地走来。

小珑儿看这女子一身皱巴巴的灰布交领长衫，腰间半歪不斜地系着条深青衣带，衣着和她容貌一般平淡无奇，却被称作“夫人”，不觉有些傻眼。

她来花浓别院已经有数日，知道这别院主人乃是祈王韩世诚的嫡孙

韩天遥。韩世诚深受皇恩，荣宠一世，却放着京城的大宅院不住，长期隐居于此，十年前才以八十高寿无疾而终。韩天遥才识武艺颇肖其祖，虽不曾出仕，但韩家地多田广，堪称富贵，即便丫环亦是上等的绫罗或细布衣衫，整洁清爽，更别说韩天遥的那些侧夫人了。小珑儿见过其中几位，无不华衣靓饰，美貌夺目。

这女子是韩天遥的第十一房侧夫人？

荆管事见那女子过来，也殊无对主母的敬意，笑着催促：“十一，快帮忙拉一把！你家花花还晓得帮咱们捉老鼠哩，偏你只管憨吃憨睡，也不怕睡成了猪。”

十一果然走过去帮忙拉车，却笑道：“这时候记得花花会捉老鼠了？以往只听你抱怨花花偷了厨房的鱼来着……”

仿佛为了应和她的话，刚刚她睡过的地方，有只棕黄色的碧眼狸花猫钻了出来，“喵”地叫了一声，伸出前腿徐徐伸了个懒腰，睥睨了一眼下方忙碌的众人，翘着尾巴优雅地踱了开去。

一通折腾后，推车终于被拉了上来。荆管事拍着身上的尘土，这才笑道：“你还敢说！七夫人刚蒸的鲈鱼，被你的猫吃光鱼肉，还成了精似的把盖子盖得好好的，留下一只鱼头连着一副鱼骨整整齐齐端到公子和七夫人桌上。别说七夫人，我们一群人都跟着崩溃了好不好？”

十一又取过随身酒壶饮着，若无其事地轻笑道：“雁词养过的猫，自然与众不同。”

“九夫人……也是，谁不知她是公子心坎上的？”荆管事摇头，一边指挥小厮推车前行，一边又向十一道，“对了，九夫人忌日快到了，公子在催问金风玉露酒酿好没有。”

十一道：“应该快酿好了吧。”

荆管事跺脚：“小祖宗，别再酿过了头，送一坛子醋过去，公子不怪你，又得责备咱们不提醒你。”

十一莞尔：“放心，便是送了醋上去，祭不了雁词，七夫人、八夫人她们也爱喝的。”

荆管事登时哭笑不得：“你呀你……算了，我这便跟你走一趟，看看那酒怎样了吧！”

十一应了，曼声唤道：“花花！”

前面的草丛中便传来懒洋洋的“喵”的一声，也看不真它在哪里，只见到竹节般的棕黄尾巴笔直地竖着，慢慢挨过翠绿的草叶。

十一道：“跟好老荆，有鱼吃！”

狸花猫又“喵”了一声，方踱回到路面上。

气势昂扬，倒似吃老荆的鱼，乃是格外给他面子一般。

走到前方一块高大的太湖石前，狸花猫顿了顿，向上面看了看；十一亦顿了顿，向上面看了看。

小珑儿站在那边目送他们离去，忽觉十一看向那太湖石的目光格外清莹，明星般璀璨夺目，与那身邈邈平凡的衣着容貌极不相衬。

她禁不住揉揉眼睛，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

而十一带着她的狸花猫早已走远了。

钱老先生见她疑惑，忙告诉她：“这个是十一夫人，好酒如命，且要德无德，要才无才，要貌更无貌，除了酿几坛子酒，什么都不会，正宗的酒囊饭袋！”

“那公子为什么……”

“咱们公子是痴情种子呀！九夫人雁词死得早，就留下这么个远房小姑姑，临终前千叮万嘱，求公子代为照应。九夫人去世后，府里那些长了势利眼的，见她这小姑姑终日醉生梦死，果然跑去作践。偏偏公子最念旧情，看到两次后便宣布将她收作第十一房侧夫人，其实不过是个名儿罢了，叫府中上下知道她不好欺负，其实和其他夫人不好比的。看到刚刚那只猫没有？也是先前九夫人养的。”

小珑儿一路听祖父说着，一路已走到方才狸花猫和十一都曾顿身看的那块太湖石旁，才发现太湖石上居然用朱砂题着一首词。

“冬日青山潇洒静，春来山暖花浓。少年衰老与花同。世间名利客，富贵与贫穷。荣华不是长生药，清闲是不死门风。劝君识取主人公。单方只一味，尽在不言中。”

小珑儿拍手笑道：“我学过这词！是咱们老祈王写的词！‘春来山暖花浓’正是这花浓别院的取名由来！”

钱老先生叹道：“是啊，岳王和祈王同为一名将，岳王吟的是‘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’，终究不明不白屈死风波亭；咱们祈王却道‘富贵荣华总是闲，自古英雄都是梦’，终能一世善终。”

他说到此处时，不觉拈须沉吟，然后自笑多心了。

一个醉乡度日的浑噩女子，一只醉心偷鱼的狸花猫，能懂什么？

秋雁阁，随着九夫人雁词的离世，终是雁尽秋去的模样。

荆管事在秋叶萧萧里抱着一坛酒离去，已是暗自庆幸来得及时。再晚些日子，真的只能抱着坛醋回去了。

他不信十一的酒就那么好喝，值得公子爷如此上心，再三吩咐她去酿制。

或许，只因为她是伴着九夫人一起长大的小姑姑吧？九泉之下的九夫人一定乐意饮到十一酿的酒，用以验证她夫婿的情深不渝。

待荆管事离开，十一去看酒窖里的酒。

狸花猫懒懒地跟着，却连叫都懒得叫了。它不爱喝酒，不屑地看着主人珍惜的神情。

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十一不管它爱不爱，顾自悠悠地说，“所谓金风玉露酒，其实不过是酿酒时额外加了些秋天的芙蓉、金菊等花，借点花香而已，有什么好喝的？所谓雅人，不过是无聊的人。雁词无聊，韩天遥也无聊。”

她抱过另外一小坛来，已笑得眉眼俱开：“最要紧的是，我的醉生梦死酒终于酿成了！花花，来一杯？”

狸花猫碧莹莹的眼瞪着她，不屑地“喵”了一声，趾高气扬踏步而去。

真是一只不解风情的猫。

十一惋惜地摇头，将自己的酒壶灌满，剩余的亦谨慎地封存好，才回阁楼上去慢慢品尝自己的新酿。

她笑着向窗外一举酒壶，曼声道：“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换来花下眠；半醒半醉日复日，花落花开年复年。来，一起醉倒花中，醉死花前！”

已经陈旧变色的窗棂外，一株百年老桂清清冷冷立于院中。风过，粟米般的金黄碎瓣飘零而下，跌在久未打理的庭院中，在铺地青砖和砖缝间的杂草里翻滚。狸花猫站于桂枝上，顶着一身落英，衡量着桂树和窗棂之间的距离，然后纵身一跃。

“喵——”

重重摔落在地的声响，伴着一声猫的惨叫。

显然目测有误。

十一哑然失笑：“近来偷吃了多少条鱼？你不该看轻了自己的分量。”

果不其然，分量越沉越容易摔到自己。

人和畜生果然是一样的。

刚泛出清明之色的一对黑眸很快又暗淡下去。

她抬手，继续喝酒。

叹光阴如流水，何苦枉用心机。不如醉里生，梦里死，纵然一生虚过，也算是不负人，不负己。

朦胧里，又有斯人如玉，笑意清浅。

“朝颜，待你长大，我便说与母后，娶了你可好？”

彼时，是谁年少气盛，行止猖狂。

“不好。我朝颜若嫁，必嫁当世英豪，与他携手并肩，光复大楚万里河山！”

那如玉少年便蹙眉清愁：“朝颜，你不懂。”

“我不需要懂！我只知不雪家国之耻，枉为皇家之人！”

“……”

十一梦里呻吟，似已满面凉湿，却又有热意在脸庞上一下下地腻来腻去。

她侧了侧身子，才听到了狸花猫喉间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。它正用舌头舔着她，动作颇有几分急躁。

角落里有什么动静传来。

十一指间一闪，一缕淡淡银光在黑暗里飞闪而出，那边便听得老鼠“吱吱”的惨叫。

狸花猫立刻兴奋地扑了过去。

十一叹道：“我真的不好意思告诉老荆，其实你已经胖得捉不着老鼠了，懒成你这样的猫，还真不多。”

狸花猫片刻即回，果然叼回了一只大老鼠，献宝似的送到十一跟前。

十一从老鼠身上拔出一柄小小的飞刀，向它挥挥手：“你自个儿留着吧！”

狸花猫不依，“呜呜”地蹭着十一，嘴里的死老鼠差点蹭到十一脸上。

十一爬起，拍拍它的头，“知恩图报的猫是好猫！可我不爱吃这个。快想想谁给你的鱼最多，赶紧送她老鼠！”

狸花猫碧绿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她。

“鱼！鱼！拿你的老鼠换鱼去！”

十一努力地指点着她的猫，看老鼠血滴到了榻上，终于忍无可忍地起身抓起它，将它丢出屋子。

眼见狸花猫恍然大悟，以倨傲之姿雄赳赳走向那边的峻丽屋宇，

十一心满意足地关上门。

“必定是晚上在哪里吃鱼吃撑了，不想吃老鼠。呵！”

她像猫儿般舒了个懒腰，细细白白的五指灵巧地摆弄着手中的飞刀。

两年，飞刀也寂寞。

若当年苦心教她成才之人，听闻这一手绝好飞刀只用在替猫儿捉老鼠的分儿上，不知会不会气得死过去又活过来。

暗淡的月光下，十一唇边的笑意凝固，渐渐苍凉如雪。

淡淡银光闪过，那飞刀倏忽不见。

片刻后，七夫人的卧房里忽然传出一声尖厉的惨叫。

七夫人几乎连滚带爬从房中冲出，气色不是气色地尖叫道：“死猫！又是那只死猫！十一干吗不把它拴着，天天出来吓人！”

韩天遥持着一卷书从另一侧的屋子徐步踏出，目光淡淡扫过她：“怎么了？”

他个子很高，眉眼深邃俊秀，一身玄衣如墨，自有种冷峻沉静的气度。

七夫人便不敢再叫，低了嗓门道：“是……是十一那只猫，叼了只老鼠蹿我床上来了。”

她委屈地看向韩天遥，几乎要落下泪来：“十一就算了，难道她的一只猫也要爬到我头上来？晚上蒸的鱼又被它半路上给打翻叼走了，谁家受得了这样的猫啊！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她语调里的愤恨再也掩饰不住。

其实不是十一的猫，而是当年夺她宠爱的九夫人的猫。人都死了，还这么阴魂不散！

那边狸花猫并未逃去，甚至“喵”地叫了一声，纵身跳到韩天遥脚下，将老鼠放到他鞋边，竖着尾巴温顺地在韩天遥腿边挨挨蹭蹭，叫声十分柔和。

七夫人看着那死老鼠，忍不住又一阵恶心，白着脸道：“看，看，这猫太邪门了！”

韩天遥低头看了半晌，说道：“的确邪门。”

七夫人道：“那叫人处理了吧？”

韩天遥抬头：“去问问，花花最爱吃什么鱼，明天继续给它做。知恩图报的猫是一只好猫。”

虽然回报的是一只死老鼠，但这可能是狸花猫所能拿出来的全部，

这份心意似乎不得不收下。大丈夫恩怨分明，赏它鱼自然是应该的。

七夫人目瞪口呆。

而韩天遥已不紧不慢地返身走回了自己的屋子。

狸花猫得意地将高高翘起的尾巴左右摇摆数下，才高傲地纵上墙头，以胜利的姿态睨视着七夫人，然后再一纵，飞上屋檐。

偶然间转头看时，不远处似有火光撞到眼底。

厮杀声响起的瞬间，狸花猫脚底一滑，差点从屋檐上摔下。

它几乎来不及站稳，便像闪电一样蹿了出去，窜回秋雁阁躲避。

它已隐隐感觉到，韩天遥答应它的鱼可能不会再有了。

而它所不能感觉到的是，这一方的清静天地，自今夜起彻底坍塌了。

从此那些怨恨、嫉妒、不平、愤怒、淡漠都将连同那些人，彻底烟消云散。

狸花猫惊窜而回，十一才听到外面的喊杀声，一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这些年北方虽不太平，但此间距离随州、光州等地甚远，不可能出现战事；以韩家的地位，寻常毛贼也不敢跑来轻掇虎须。

但真若来了厉害的对头，这花浓别院建于山腰，便是百余条性命被人杀光，都不可能惊动山下之人相援。

韩天遥虽有才识有名望，但花浓别院不过是他风花雪月之地，住的多是他所纳的美貌姬妾，根本没什么高手防卫，这结局……

十一俯身于秋雁阁的屋脊之上，眺望着一栋接一栋燃烧起来的屋宇，倾听着此起彼伏的惨叫和厮杀声，饮了一口酒，拍拍狸花猫紧张弓起的背脊，苦笑道：“花花，这地儿没法待了！咱们以后去哪里呢？”

她抬头看看天。

不见半个星子，本来暗淡的月色似被血光冲成了氤氲的淡红，朦朦胧胧，如谁家离人垂泪的眼。

狸花猫茫然地“喵”了一声，也抬头看看天。

十一抱起花花，叹道：“咱们收拾收拾，走吧！”

雁词本就是清冷的人，所居的秋雁阁也偏在一隅。待她死去，秋雁阁只剩了酒囊饭袋的十一，终日无人打扫，更是门庭零落。那些贼人只冲着庭宇轩敞处追杀，这边暂时倒还清静。

十一取了个大褙子，取过妆台上的镜匣，也不看里面有多少簪钗珠

饰，随手倒入褡裢，又从衣箱里摸出两锭黄金和一包银子，掂了一掂，也随手丢了进去。

狸花猫跳进衣箱里，嗅着衣物的味道，“喵”的一声，听来有几分哀伤。

十一顿了顿，摸了摸它的头，低叹道：“花花，雁词已经死了，死了……”

雁词死了，却至死不放心她，不但将她郑重托付给韩天遥，还将自己的体己也尽数留给她。

十一曾经什么都有，但雁词给她的是她所能给的全部，那份心意远比狸花猫奉给韩天遥的死老鼠更要珍贵。

十一伸手，亦在雁词当年穿过的衣物上温柔抚过，方才快步奔到木梯口，扶着那栏杆轻轻一滑，人已悄无声息地落到楼下。而狸花猫在她落地后才拖着肥胖的身体纵到她脚边。

她提起褡裢举步欲行，忽闻门外蓦地传来一声少女的惊呼，把狸花猫惊吓得纵身而起，一下子跳到了另一边。

而那少女的惊呼很快变成了惊吓的求救和惨叫。

十一走到门口向外窥视时，却是白天在短坡上见过的小珑儿。

小珑儿刚刚来别院没几天，骤遇惊变，披了件褙子冲了出来，也不知出路在何方，只顾往偏僻处逃去，却被人盯上，见秋雁阁门半掩着，慌不择路冲了进来。

十一眼见那追上来的贼人举起刀来，向她的猫低低叹道：“其实也不关咱们的事，对不对？”

狸花猫紧张地追随在她的脚边，不解地仰头看她。

十一转身走向酒窖，却听得外面少女的叫声蓦然凄厉，伴着男子喉间狰狞的低笑。

她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
追小珑儿的两名男子发现猎物是个十四五岁的秀丽少女，对视一眼，便默契地收起刀，反剪了她双手，撕向她的衣襟……

深秋的风有些冷，尤其是夜里。

小珑儿的惨叫声里，有风掠过树枝，将树枝“嘎”地折断的两声轻响。

反剪她的双手顿时一松。

小珑儿慌忙揽紧上衣，却又忍不住惊叫。

两个牛高马大的男子，每人额上钉着一柄飞刀，在她退开之后方才重重摔倒在地，竟是死了。

十一走过来，伸手拔下那两柄飞刀，也不看她一眼，便返身走了回去。

“快走吧！”

十一的声音荡漾在空中，很好听，却也如秋风般清冷。

小珑儿惊魂未定，见十一步入屋中，却并未关门，想也不想便跟在十一身后走了进去。

十一径自入了酒窖，点起壁上油灯，转头看小珑儿跟着，奇怪地看向她：“怎么还不逃？”

小珑儿抱着肩，噙泪道：“外面四处是坏人……四处都在杀人……我爷爷抱住追我的坏人，被砍成了两段。”

十一道：“是啊，坏人横行，你更得快逃啊！”

小珑儿道：“我不知道往哪里逃！”

而十一夫人不惊不乱，挥手便了结了两名强人，明显不是一般人，跟着她要安全很多。小珑儿虽然年少，求生的本能却能让她作出最准确最有利的判断。

十一便有些头疼。

再打量打量小珑儿，只觉她眉眼清新秀巧，生得也娇小，这才叹了口气，将一个空酒袋放到她手上，说道：“替我抓好。”

小珑儿连忙接了，将酒袋紧紧地握住。

发现十一提起酒坛来，她才意识到十一是想灌酒，连忙捏住酒袋口，放到酒坛下方。

她犹在惊恐之中，虽努力稳住双手，可惜仍在微微地哆嗦着，那笔直而下的酒便泼洒了些。

十一不以为意，顾自将酒袋灌满，用木塞小心塞紧，又灌另一个酒袋。灌满两袋，坛中尚有一半。

十一道：“可惜了！大约没有机会回来拿了吧？”

她仰脖，竟抱着那酒坛喝起来。

狸花猫闻到酒香，顿时放松下来，叼出一条它白天藏起的鱼，边鄙夷地看着主人的贪婪之态，边兴致勃勃地啃着鱼，同时弃下骨头。

它是一只尊贵的猫，吃鱼当然要吐骨头。

小珑儿完全不懂酒，但也觉出那酒极香醇，酒窖里弥漫的酒香令她有种微醺的错觉。

抬头看看酒窖出口，她不由得心惊胆战。

这酒窖并不隐蔽，若有人走入屋中查看，很容易发现这里藏着人。

这时，十一忽扬手，将壁上油灯打灭。

酒窖内顿时一片黑暗。

而外面已传来惊呼，显然是发现了那两具尸体。

只听得有人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又有另外一人道：“不用说了，这样的身手，只有韩天遥办得到！”

“那快进去搜！”

“咳，他傻了才藏在这里等你来抓！没看到门窗都开着？早逃了吧！走，沿着这个方向追，肯定没错！”

恍惚有流光闪过，人声渐歇，却有木质器物燃烧的“哔剥”声响起。

小珑儿立于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窖里，大气也不敢喘，背脊上森森的寒意直冒，额上却已冷汗涔涔。

倒是地窖外，已见火焰腾腾而起。

但闻十一叹道：“我想醉死，可不想被烧死呀！”

她快速将两只满满的酒袋塞入褡裢后侧，又将惊愕地看着火焰的狸花猫拎起，塞入褡裢前方，负到肩上便快步奔向门口。

小珑儿被遗在酒窖中，却比那狸花猫还惊愕，好一会儿才惊叫道：“十一夫人，等等我！”

她飞快地奔了出去，紧紧跟在十一身侧。

不过一盏茶的工夫，十一已带着小珑儿出现在花浓别院外的一处树林里。

小珑儿紧拽着她衣襟，十一就是有心丢开不理，也没法狠心将她推开。

好在秋雁阁地处偏僻，火势一时尚未蔓延，仗着一身轻功，借了夜色掩护，十一总算能带着她安然而退。

但她们遥望花浓别院，却已被滚滚烈焰彻底吞没。

天明之后，那些富丽雅致的屋宇，那些怀着私心或善意的上下人等，都将化作灰烬，无声无息地随风逝去。

小珑儿忍不住哭得肩背耸动，呜咽道：“我爷爷还在里面……我叔父和陈叔叔、荆叔叔他们也在里面……”

十一道：“那你回去找他们吧！”

小珑儿愕然。

十一已转身向山下觅路行去。

小珑儿慌忙跟着：“十一夫人，等等我……”

十一道：“已经离开别院啦，那些人也未必有兴致追你一个无关紧要的丫头。随便在哪里藏着，等天亮另投亲戚去吧！”

小珑儿道：“我爹娘都死了，才来投祖父和叔父……而且这山里有狼，我……我往哪里藏啊？”

十一道：“你想多了，哪里有狼？”

话未了，却见本来在褡裢里蠢蠢欲动想跳下来的狸花猫紧张地弓起身来，眼睛盯着一处树丛，呜呜出声。

小珑儿已惊叫道：“狼，狼！”

十一抬头，果然见到藏于树丛中的一对绿莹莹眼睛，却比狸花猫的绿眼睛恐怖多了。

十一便道：“哦，别怕，是狗！”

她纵身而起，在那头狼跃起想攻击她的那一瞬飞脚踹下。

那狼便被踢得一声嚎叫，在荒草里翻滚两下，立时窜逃而去。

快捷狼狈得果然像狗，丧家之狗。

小珑儿手足冰凉，十一再怎么说明那是一条狗，她也不敢放松牵住十一衣襟的手，以免被她弃在山野里喂狼。

十一没法像踹狼一样将她一脚踹开，只得带着这个超大号包袱一起在山野里摸索前行，却再也走不快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连那暗淡的血色月亮也不见了。山林里极黑，层云密布里有雷声隆隆，分明正酝酿着一场暴雨。

前面有隐约的光芒，并有搏击斥喝之声传来。

小珑儿眼睛一亮，带了丝侥幸低声道：“会不会……会不会是我叔父逃出来了？他力气大得很……”

她居然拉着十一，深一脚浅一脚往那边奔去。

十一皱眉，但瞧着正是下山之路，遂也由得她拉着，一路跟了过去。

前面果有六七名黑衣人正借着火把的光亮围住一人厮杀。

小珑儿定睛一看，差点惊呼出声。

她连连推着十一道：“十一夫人，十一夫人，是……是公子，是公子啊！”

十一早已看清，被围住之人，正是韩天遥。